

山西地方戏曲丛书

(蒲州梆子)

意 中 緣

阳河摘印

山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一)

“意中緣”系蒲州梆子南二十四本中比較优秀的剧目之一，原来是根据清代李笠翁的“意中緣”剧本改編的。

整理本系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份蒲州梆子来省鉴定演出期間，由参加鉴定工作的部分业务干部結合剧团名老艺人着手整理的。

原剧相当完整。整理时主要的只是根据李笠翁原本，校訂了以訛傳訛的某些詞句。并将剧中某些細節穿插不够圓滿之处，作了明显的交代与补充。

江 萍

1957年2月

(二)

“阳河摘印”系本省蒲州梆子“薛剛反唐”中一折。曾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号“剧本”月刊。

編 者

1957年3月

意 中 緣

整理者：李心海 王兰芳 張俊英、
王辛路 卢瑞蕃 刘鑑三

人物：

董思白 陈眉公 江怀一
楊向夏 公 子 媒 婆
黃天監 楊云友 林天素
妙 香 家 僮 平 头
役甲、乙 司空和尚

第一場 訪 友

〔董思白、家僮上。〕

董思白：（对）

十年寒窗苦勤学，
九載遨游見聞多。

（坐詩）

暫脫朝冠髻未蓬，
蒼生尽望黑头公。
身随一鶴官如水，
賦賣千金道不穷。

姓董名其昌，表字思
白，道号玄宰。前日与

陈兄相約同游西湖，但
不知定在几时。正坐府
下，心焦目乱。平头，
府門照視。

〔陈眉公上。〕

陈眉公：（对）

只愧名根除不淨，
又变山林作市廛。

姓陈名繼儒，表字眉
公。前日与董兄相約，
去游西湖，到在那里和
江兄怀一一处同游。我
的行囊准备停当，前来
催董兄早行。說說話
話，来此已是。

家 僮：与陈爷叩头。

陈眉公：站起来。稟知你
爷，就說我到。

家 僮：陈爷到。

董思白：有請。

陈眉公：董兄在哪里？

董思白：陈兄在哪里？陈兄
到来請到府下。

陈眉公：要到府下。董兄身
旁却好。

董思白：罢了，陈兄你好。
你我相約同游西湖之
事，定在几时？

陈眉公：就在今日。我的行
囊已就，前来催兄早
行。

董思白：待我吩咐他們。平
头！今天出門不比往
常，包裹行囊須要帶
上。

家僮：是。

董思白：你我前去訪友，好
有一比。

陈眉公：比就何来？

董思白：（唱）
你我結伴同游轉，
好一似蓬萊避劫
仙。

此一去到西湖地，
征逐詩歌在画船。

陈眉公：（唱）

董兄莫要出此言，

为弟把話說心間，
游西湖万不可出头
露面，
找一个代笔賢替咱
收攬。

董思白：請。名重才高計轉
疏。

陈眉公：应酬无奈作詩逋。

董思白：还愁前路多知己，

陈眉公：天下何人不知吾。

（同下）

第二場 謀 妻

司 空：（对）

身入空門志不同，
每日灯下常用腥。

（坐詩）

貧僧削发十数年，
不念弥陀不靠天。
全凭一双識貨眼，
販賣古董在江边。

貧僧司空。原郡打杀人
命，逃难来到杭州，一
在江边开一古玩鋪子。
我这里有一楊向夏，他
有一女名叫楊云友，生

得十分美貌。有心謀她
給貧僧作一媳婦老婆，
不免帶上銀兩，前去走
走。（唱）

自幼兒在原郡闖下
大禍，

我逃到杭州地來把
發削。

楊云友只生得鮮花
一朵，

何一日我二人結為
絲羅。（下）

第三場 毒 餌

楊云友：（唱）

自幼兒學會了丹青
描綉，

每日里摹人筆不敢
抬頭。

為只為我父女朝夕
孤守，

何一日才不度這樣
春秋。（詩）

無力辦霓裳，
人言喜淡妝。

筆耕為口計，

盡道夸才藝。

種種謗人聲，

冤哉不忍听。

奴楊云友，爹爹楊向
夏。父女貧窮，無路可
圖，每日賣畫為生。爹
爹清早去那大街圖館，
我不免塗畫起來。（唱）

這一旁畫枯木詩人
老叟，

大門外畫一個幼女
侍候。

非是我畫几筆斷橋
不修，

怕只怕大貴人找上。
門樓。

貧閨風透壁全無，吹得
詩腸別樣枯。呵凍自傳
蓬戶影，也堪補入鄧公
圖。畫的是自己的畫，
落的是董家的款。幸喜
司空文墨不通，若是哪
家大才之人，看出破
綻，如何是好？不免用
圖書掩蓋起來。（唱）

假意兒用圖書上邊
掩蓋，

老爹爹他回来細說
心懷。

〔楊向夏上。〕

楊向夏：（唱）

每日里大街上东奔
西走，
无銀錢只落得站在
街頭。
时不来运不通落于
人后，
不料想到老来常把
人丟。

云友开門来！

楊云友：爹爹回来了？

楊向夏：回来了。

楊云友：大街图館怎么样
了？

楊向夏：一步去迟，被姓李
之人夺得去了！

楊云友：怎么！夺得去
了……

楊向夏：唉，好不遇幸呵！

〔公子上。〕

公 子：（念）

秀才心不善，
借賬图拐騙，
不怕打官司，

单怕伤体面。

老楊开門来！

楊云友：爹爹，門外有人叩
門。

楊向夏：門外有人叩門，想
必是索債的。对他說
过，为父不在。

楊云友：門外何人叩門？

公 子：索債的。

楊云友：我家爹爹不在，但
等我家爹爹回来，連本
带利算在一处，送上府
門。

公 子：不在？不在于罢，
学生就此走去。

楊向夏：那人怎么样了？

楊云友：兒三言两語，打发
他走了。

楊向夏：走了，干罢。

公 子：两个人說話，怎么
不在？我不免自己进
去。

楊向夏：走了着好，若是見
面，又是一頓的唠叨。

公 子：（进門介）老楊，
这是你的不在？

〔楊云友迴避下。〕

楊向夏：（对云友）回去，
回去。（对公子）你这
个人不存体面，竟然入
人家内室来了！

公 子：好体面，好体面，
男子欠債推家眷。烏龟
傳授法兒高，鑽在壳內
寻不見。我搬把椅兒坐
在这边，老楊，看看你
的好体面。

楊向夏：竟然坐在那边廂。
手中无有銀錢，只得对
人說两句好話。那边你
是財主？

公 子：什么財主，有几两
臭臭銀子。

楊向夏：但等我老运发轉，
連本带利算在一处，送
到府門。

公 子：你这运气，何日得
发，何日得轉？

楊向夏：你料不就。

公 子：若待你时来运轉
后，除非天塌海干才能
把賬勾。我方才进得門
来，見你有那样的好女
兒，何恐还不了我这几

两旧債。如其不然，我
与你籌，我与你想，倒
不如开門接客龟伸頸，
也强如躲債熬縮头。

楊向夏：我老汉也是斯文之
家，你开口不該罵我老
汉。

公 子：今日无錢，慢說是
罵你，即便打你何妨？

楊向夏：你来，敢把我老汉
挂一挂。我一文也沒
有，任凭你！

〔司空和尚上。〕

司 空：假意來說媒，討画
作聘礼。忽听里边吵
吵鬧鬧，待我进去看
看。

公 子：你是倚老卖老，一
文也沒有，簡直不成話
了。

楊向夏：沒有的，任凭你。

司 空：楊老先生为何和他
厮鬧起来？

楊向夏：师父哪知，那人是个索債的，是我欠他几
两銀子，开口就罵，揚
拳就打，你看他放肆也

不放肆。

司 空：待我上前問過。

楊向夏：你莫管此事。

司 空：哪有不管之理，過去了吧。

公 子：沒銀子不行。

司 空：財主當首。

公 子：師父何來？

司 空：你為何和楊老先生廝鬧起來？

公 子：難言！師父哪知，他向年間借了學生二十兩銀子，三年本利未動，央人核算，算下五十兩銀子，每月三兩銀子利息，頭一月就未曾送到。啃的學生無奈，是我找上門來，他無也吧，有也吧，推推拖拖，先是一個不在。師父你來看，斯文之體面，竟有那樣人乎！

司 空：念其斯文，你不該開口罵他。

公 子：學生失言。老楊今天沒銀子，慢說罵你，即便打你何妨？

楊向夏：我一文沒有，任憑你。你敢把我老漢挂一挂！

公 子：倚老賣老。

楊向夏：你來，你把我挂一挂！

司 空：楊老先生，待我給你周全了吧。財主，這是三兩銀子，請來收起。

公 子：師父的銀子，學生如何收得？

司 空：權當一月利息。

公 子：愛財。權收一月利，暫放幾時心。下月早送來，老楊，免得你受凌辱。

楊向夏：你存些體面。

公 子：看你的好體面。

司 空：你走開了吧！

〔公子下。〕

楊向夏：師父，今天不是你到，我險險受他一場凌辱。

司 空：他那人還說敬重什麼斯文。

楊向夏：我老漢把斯文一旦

扫地了。請坐。

司 空：何不把令媛許一門
當戶對人家，也免再受
這等凌辱。

楊向夏：我老汉只有一女，
豈能賣女還債！

司 空：如若下月來時，照
方才那言語，怎樣受
得！

楊向夏：我老汉爭不起這口
氣。如此，師父你常在
宦門中行走，若有門當
戶對，我老汉當面就
許。

司 空：告便。（背白）正
想要个媳婦老婆，就有
這等湊巧之事。趁此機
會，下一道聘禮。楊老
先生，這是十兩銀子，
請來收起。

楊向夏：方才那三兩銀子，
權當小女潤了筆了；這
十兩銀子，我如何收
的！

司 空：日後貧僧還要求
畫，這十兩銀子，權作
畫金。你我將來共算一

筆總賬。

楊向夏：師父我這就沾光不
淺了！

司 空：何出此言。昨日我
送來一付綾子，令媛可
曾畫完？

楊向夏：待我老汉看過。
（拿畫介）倒也畫完，
師父帶上，免的我老汉
遠送一回。

司 空：貧僧告辭。

楊向夏：奉送。

司 空：請。若非貧僧別有
心，怎肯贈他十兩銀。
（下）

楊向夏：莫道蛇心多佛口，
慈悲畢竟出空門。（下）

第四場 寄 扇

林天素：（念）

烟花抹煞人多少，
怎知污泥產清蓮。

奴，林天素，本是閩州
人氏。不幸早年雙親亡
故，將身墜入青樓。虽
居鶯燕之場，時切睢鳩

之慕；虽不能守貞待字，却也曾擇友而交。因此来到西湖想覓一才情相副之人，遂我从良之志。是我虽居青楼，常以卖画为事，摹仿陈眉公的笔意，最为神似。昨晚画就一柄扇兒，命平头去到司空鋪中寄卖。平头哪里！

平头：身为妓家奴，时聞鶯燕呼。姐姐說什么？

林天素：姐姐手中空虛，夜晚画就一柄扇兒，命你去到司空鋪中寄卖。有人問道，就說陈眉公的山水，千万莫提姐姐。外边謹言莫說尽。

平头：是。

林天素：回来。然后再訪江怀一相公哪里居住。

（平头下）准备从良訪义人。（下）

第五場 畫 遇

司空：古董原难辨旧新，

全凭言語哄世人，一天卖了十担假，十天卖不了一担真。貧僧司空，一在此地开了一座古董鋪，清早設摆起来。

〔平头上。〕

平头：杭州和尚真奇怪，懶不念經作买卖。师父在鋪。

司空：到此为何？

平头：我有一柄扇兒，寄到你鋪中代卖。

司空：待我看过。哪个的山水？

平头：陈眉公山水。

司空：只怕不真。

平头：我姐姐亲自描画下的，怎么不真？

司空：狗头，被你先已說破。

平头：說飄咀了。

司空：这柄扇要多少銀子？

平头：要一两。

司空：少些？

平头：不卖。

司空：多些？

平 头：奉送。

司 空：真会說話。扇兒撇下你就走去。（平头下）待我設摆起来。

〔江怀一、陈眉公、董思白上。〕

江怀一：逃名犹恐人相識。

陈眉公：逢山不敢留題。江董思白：兄請来見礼。

江怀一：还礼。

董思白：哪里有名入字画，陈眉公：

領我二人前去看看。

江怀一：我这里有一司空和尚，一在江边开一古玩鋪子，內边广有名入字画。領二位兄前去物色物色。

董思白：我二人愿随江兄。

陈眉公：轉步趋小亭。

董思白：行来蕭寺里。

陈眉公：众位相公到此莫非求画？

江怀一：故来求画。

董思白：董思白的。

司 空：請到小鋪。江怀一：董思白：要到宝鋪。陈眉公：

司 空：小鋪。

江怀一：董思白：宝鋪，哈哈！陈眉公：

司 空：众位相公要今人的要古人的？

江怀一：董思白：自然是要今人的。陈眉公：

司 空：当今文士，董思白、陈眉公山水俱有的。

江怀一：董思白：絕妙。就把他二人陈眉公：

字画，拿来几付，待我們大家看看。

司 空：你且少待。

江怀一：此間还有二位兄的笔体？

董思白：住口。莫要說破，陈眉公：僧人出来一問便知。

司 空：众位相公請看。

江怀一：董思白：这是哪个的？陈眉公：

司 空：董思白的。

江怀一

董思白：看看董思白的笔体
陈眉公

如何。无笔墨之痕，有生动之趣，不枉名公手笔。画的好，真乃奇才！

司 空：再看这柄扇兒。

江怀一

董思白：这是哪个的？

陈眉公

司 空：陈眉公的。

江怀一

董思白：看看陈眉公的笔体
陈眉公

如何。结构不凡，点染自異，不枉名公手笔。画的好。

司 空：你們在此叙話，待我給众位倒茶来。

江怀一

董思白：到此打攪。

陈眉公

司 空：好說。（出）好紅火的买卖！

江怀一：董兄，看那字画，可是你亲笔不是？

董思白：二位兄少待。（看介）二位兄，从这軸画看来，落款的字……

江怀一：怎样？

董思白：有些兒做作。

江怀一

陈眉公：还有一首诗写在上边，你我看來。

陈眉公：好象女子的手笔。

董思白：若不是观詩，焉能看出其中破綻。

江怀一

陈眉公：董兄，那就是你的

代笔之人。

董思白：陈兄，看那柄扇兒，是你亲笔不是？

陈眉公：二位兄少待。二位兄，这柄扇兒，画的象倒是象，就是笔法有些嬌媚。莫非它也是女子的手笔？僧人出来一問便知。

江怀一

董思白：在理。

司 空：茶收龙井叶，泉沸虎跑声。众位相公請来用茶。

江怀一

董思白：打攪。請。

陈眉公

司 空：还用不用？

江怀一
董思白：不用了。放了茶
陈眉公

盘，坐下叙話。（司空
应坐）僧人，你这画怕
不真，不要哄騙我們。

司 空：貧僧从松江求来
的，怎样不真？

江怀一
董思白：分明是有假。
陈眉公

司 空：董、陈二公，与貧僧
相处极好。这是我当面
看他画的，怎能有假？

江怀一
董思白：此人么是他亲眼見
陈眉公

过的。罢么，董、陈二公
与你一面相識，你先談
他二人怎样的面容。

司 空：先說哪一个？

江怀一
董思白：你就先說董思白。
陈眉公

司 空：董思白是記得么…
胖胖的……一个瘦子。

江怀一
董思白：胖胖的一个瘦子，奇
陈眉公

有。罢了，再說陈眉公。

司 空：陈眉公，記得是光

臉……麻子。

江怀一
董思白：光臉可是麻子，奇
陈眉公

有。出家之人，莫道这
些誑言。

司 空：怎样是誑言？

江怀一：你来看。这位董，
这位陈。

董思白：不敢，董、陈就是
陈眉公
我二人。

司 空：吓！不知众位老爷
在此，貧僧我先出丑。

江怀一
董思白：不知者不罪。你这
陈眉公

画虽然是假的，画得甚
好，我們有心去訪那家
名公手笔，你看能訪得
見嗎？

司 空：（背白）此二女子
是我景慕之人，对他說
了实話，他們訪去，我
干了一場何事。想来想
去，还是不說者方好。

江怀一
董思白：訪得見嗎？
陈眉公

司 空：貧僧一时忘却，等

我与你慢慢想来。

江怀一

董思白：你就慢慢想来。

陈眉公

〔平头上。

平头：嘱托两件，忘了一桩，转来再问，曾记的是姓江。师父可在？

司空：在哩。

平头：此间有一江怀一相公，你可知住在哪里？

江怀一：我这里就是。你问他做甚？

平头：我家姐姐拜訪于你。

江怀一：你家姐姐姓甚名誰，哪里人氏？

平头：我姐姐林天素，閩州人氏，天下第一个名妓。

陈眉公：林天素是当今第一名妓，書画俱工。这幅画与扇子是她的手笔，也未可知。你来看，这幅画是你姐姐画下的不是？

平头：不是的。

江怀一

董思白：再看这柄扇兒。

陈眉公

平头：扇兒就是。

江怀一

董思白：回去說与你姐姐，

陈眉公

不要拜訪我們，我們明天一同前往便了。

平头：我在家中煎茶，等候众位相公。

江怀一

董思白：会講話。回去。

陈眉公

司空：走开了吧！

平头：你恨我为何？（下）

江怀一

董思白：小孩人家怪他何

陈眉公

来！僧人想起来了沒有？

司空：貧僧从門上收下的，实不知她二人的来历。

江怀一

董思白：当初出多少銀子买

陈眉公

的？

司空：五两。

江怀一

董思白：如今却要多少？

陈眉公

司空：众位老爷見爱，貧僧不爭多少。

江怀一
董思白：这是十两银子，一
陈眉公

共在内。

司 空：贫僧再给你们倒杯
茶来。

江怀一
董思白：不用了，我们告
陈眉公

辞，告辞。

〔司空和尚暗下。

江怀一：二位兄，此间有才
女点缀，湖山又添一番
胜概。明日领二位兄前
去拜访拜访。

陈眉公：我二人全靠江兄。

董思白：你那个有了主了，
还有我这一个，何处去
找，哪里去寻？

江怀一：不妨。诚恐天下无
此才女，若有此才女，
任凭她藏在天涯海角，
弟统然能访她得来的。

董思白：我二人全靠江兄。
陈眉公：请。

董思白：感君高义重山丘。

陈眉公：一语先宽两处愁。

江怀一：剑合延津终有日。

董思白：珠离合浦不须憂。
陈眉公

江怀一：好，好一个珠离合
浦不须憂。请请请，哈
哈哈。（同下）

第六場 自 媒

〔楊向夏、楊云友

上。

楊向夏：年終只愁索旧債，
新債旧債一齐来。

楊云友：只恨腊尽追迫急，
寄語梅花莫早开。兒有
礼。

楊向夏：少礼坐了。

楊云友：謝坐。

〔司空和尚上。

司 空：僧人般般皆快乐，
缺少一个女嬌娥。新郎
仰仗黃天監，假意前来
把媒說。楊老先生開門
来。

楊云友：爹爹，門外有人叩
門。

楊向夏：門外有人叩門，想
必又是索債的。對他說

过，就說为父不在。

司 空：楊老先生在家嗎？

楊向夏：兒呀，口称楊老先生，必不是索債的。兒呀，回房去。（楊云友下）待我開門看，这是哪一个？師父到來！

司 空：楊老先生。

楊向夏：師父到來，請到家中。

司 空：要到家中。

楊向夏：从前師父周全之事，我老汉一头相謝。

司 空：些許小事，何勞一謝。

楊向夏：請坐。

司 空：有坐。

楊向夏：師父到此，莫非求画？

司 空：年終之際，字画俱已不行了。

〔楊云友暗上听介。〕

楊向夏：師父到此为何？

司 空：就是从前囑托之言，我与令媛作媒来了。

楊向夏：且問是哪一家？

司 空：就是令媛久慕之人。

楊向夏：噫！敢是董家？

〔楊云友暗下。〕

司 空：不差，就是他。

（唱）

董老爺在小鋪曾把画买，

单条上有詩句看出假来。

董老爺在小鋪內求画，
觀見令媛那付画兒，董老爺十分賞鑒，央我前來作伐。你看此事通的通不的？

楊向夏：董老爺他那官宦人家，娶小女不是作妾，便是当小。我老汉只有这一女兒，亦不能給人為奴作婢。

司 空：董老爺不久回上松江，娶令媛補正，不是作偏。

楊向夏：既要是補正，我老汉当面就許。

司 空：許了亲了，我替董老爺謝过楊老先生慷慨。

应允。

楊向夏：請起。（唱）

只要他是补正不当
妾待，

聘金銀我老汉难把
口开。

司 空：聘金楊老先生难以
开口，貧僧就便宜行事
了。聘金銀二百两，花紅
礼物，俱已在外。楊老
先生，你看少也不少？

楊向夏！不不不少！（唱）
聘金銀二百两花紅
在外，
看起来我老汉太忒
爱財。

司 空：不为爱財。

楊向夏：师父，我有一句
話，央仗师父与我說到
明处。

司 空：請講。

楊向夏：我老汉只有这一女
兒，但等过門之后，心
想到門婿家中，吃几碗
自在茶飯。這話你給我
說到明处。

司 空：这有何难，董老爷

不久就要回上松江，但
等回去之后，再来接你。
老先生还多得几天等
候。

楊向夏：半月却也不迟。

司 空：明天給令媛过了門
吧。

楊向夏：我老汉匆忙，未曾
准备下妝奩。

司 空：妝奩改日再补。貧
僧告辞。

楊向夏：明朝儿上拂尘埃，
准备溫家玉鏡台。

司 空：試問元嬌婚媾事，
当年月老請誰来。

楊向夏：师父你来。

司 空：我如何当的。

楊向夏：当的。

司 空：告辞。（下）

楊向夏：云友走来。

〔云友上。

楊云友：背地听言語，教人
胡思疑。爹爹，兒有礼。

楊向夏：少礼坐了。

楊云友：謝坐。

楊向夏：兒呀！你每日在家
中开口董思白，閉口董